

1

我是在“花花世界”中长大的。

房前屋后,各种颜色的凤仙花,叫不出名字的野菊花,一串红,每年奶奶都种很多。奶奶不识字,不会背唐诗宋词,也不会说“美”——她说的是“好看”“真好看”。然而,在她的心里,却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是芸豆、黄瓜、玉米,一日三餐;是穿衣吃饭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五颜六色、万紫千红。春天播种,夏日浇水,秋天留好花种,晒干,用纸包好,让爷爷在外面写上花名,一切都做得认认真真。

奶奶不是没有事情做才养花的,做饭,洗衣,喂猪,养鸡,种菜,何曾有一日闲着?然而,无论多忙多累,她总能将那些花弄弄得枝繁叶茂、春风满屋。在白雪皑皑的春节,家里却有花的红、粉、蓝,仿佛春天快走了几步,先到我们家。

我们都贪婪地享受着奶奶养的花。花开遍了后园,蜜蜂和蝴蝶飞上飞下时,人在花丛中走一走,心里舒畅得很。小时候,拿凤仙花的果实当“炸弹”,一捏一摔,它就爆裂,种子飞散。我们家那条叫“狗老汉”

那些不再有的日子 是心底永远的记忆 ·周立民·

的黄狗,少不更事,我就拿这个骗它玩。它用鼻子一嗅,熟透的果实立即炸裂,吓得它一蹦而起。“狗老汉”知道中了我的计,瞥了我一眼,老大不高兴地回窝躺着。

有一年秋天,不知怎么惹爷爷生气了,他说要打我。我从窗户跳了出去,躲在一丛一串红后面,恰好穿着红毛衣,爷爷过来望了一眼,竟然没发现,我得意了三天。

要读高中那年夏天,家里院中有很多盆栀子花。晚上,繁星满天,花香在院子里流动,像海潮一样,退了又涨上来,那是带着甜的清香。爷爷奶奶,父母,还有我,坐在小板凳上,摇着蒲扇,有时候会围吃一盆什么海鲜,边吃边说着话,有很多细细密密的叮嘱。“狗老汉”也在听我们说话,有时候还会一跃而起呱的一下咬个飞蛾,咬不到,就失望地又躺下来,安静地看着我们……那些日子永远也不会再来了,而这些记忆,永远都不会磨灭。

我也养过栀子花,特意放到书房里,让久远的花香和记忆浸透日渐麻木的心。那花,

买回来还有那么多骨朵,没等开完竟然死掉了。也在露台上种上金银花,有一季长得真好,盛夏的夜晚打开窗,花香吹进屋子,我喝醉了酒一样。想不到,它也死掉。腊梅,我选那种多年生的,开了,娇黄的花在冷气侵人的冬日让人百般怜爱。后来,叶子黄了,又绿了,死去活来,好几个回合。

2

呜呼,我的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发现那些荒芜的花盆里长满了草。与过去菜色的、有气无力的花不同,它们都生机勃勃。有姑娘秀发般的灯芯草,有小叶对生的狗脊,有匍匐在地上的车前子,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大大小的草。没人注意它们,甚至它们来自哪里,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这些都没有关系,它们就那么傻呵呵地长着,岂但长着,简直是野蛮生长。

我曾说过,不求花朵和果实的收获,在花的世界中,有草的愿望,也是在这世界中争得

一寸阳光。这些没有名目的花草草,或者野花野草,真的感动了我。

这几年,我认真地给这些野花野草浇水。想一想自觉好笑,在农村,田地里有这等野草,肯定第一时间会被拔掉,而我,却比当年养花更珍惜它们。蒲公英飞走了,它要到哪里呢,又是谁把它带到我的露台呢?我珍惜彼此的缘分,想到下一次相逢,不知道需要几生几世。看到灰菜,想到小时候会挽一个柳条筐到山上采它,它可以喂猪。而车前子,我总忍不住有蒸着吃的欲望……在野花野草中漫步,我的心如同在童年的原野上奔跑。

2012年深秋,我跟女儿在露台上,发现了毛毛狗和苍耳。这是农村最贱的草吧!苍耳尤其烦人,穿衣服钻草丛,它们总是粘在身上。然而,它们不顾人的冷眼、厌烦,总是抓住任何生存的机会顽强地长着,而且一丛丛,到秋天,一割一大堆。它们是被拿来烧火取暖做饭的。

谁也不会记住它们的面

孔。这也是一生,我有时不免轻轻叹息。然而,黑塞却抱怨:“在地球上的一切造物当中,唯独我们人类对事物的循环还有责难,对物质守恒不灭非但感到不知足,还奢望自己个人的永生呢!”他说:“没有一种植物不是同样静悄悄地、准确无误地化作泥土,犹如当初它从泥土里生长出来。”他还做过一个比喻:“犹如花儿之凋谢/我们也会遭遇死亡/只不过是解脱之死/是再生之死。”是吗,如果是那样子,不知道再生、重生中,彼此还会不会重逢,有些人在一起一辈子实在太短太短……

那天,对着毛毛狗和苍耳,我问女儿,认不认识它们?女儿轻声回答:“认识,太爷爷的墓上就有这草。”我急忙转过身,怕眼泪落下来。那年夏天,爷爷去世。那年春节,爷爷的行动很迟缓,也不爱说话。坐在炕上,看春晚时,他突然很认真地问我:“今年是哪一年?”我认真地跟爷爷讲:“今年是2012年。”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如今,爷爷墓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吧? (摘自4月1日《大连晚报》)

赖床

·舒国治·

有一种坏习惯,小时候一直改不掉,到了年岁多了,却不用改,自己逐渐就没有了。赖床似乎就是。

躺在床上,早已醒来,却无意起来。前一晚平放了八九个钟头的体态已然放够,前一晚睡眠中潜游万里的梦行也已停歇;然而这身懒骨犹愿放着,梦尽后的游丝犹想飘着。

这游丝不即不离,勿助勿忘,一会儿昏昏默默,似又要返回睡境;一会儿源源汨汨,似又想上游于泥丸。身静于杳冥之中,心澄于无何有之乡。刹那间一点灵光,如黍米之大,在心田中宛转悠然,聚而不散,渐充渐盈,似又要凝成意念,构成事情。便因赖床,使人隐隐然想要创作。

赖床,是梦的延续,是醒着来作梦。是明意识却又半清半朦地往下胡思滑想,却常条理不紊而又天马行空意识乱流东跳西蹦地将心思涓滴推展。

它是一种朦胧,不甘立时变成清空无翳。它知道这朦胧迟早会大白,只是在自然大白前,它要永远是朦胧。

它又是一番不舍。是令前一段状态犹作留续,无意让新起的任何情境阻断代换。

早年的赖床,亦可能凝熔为后日的深情。哪怕这深情未必见恤于良人,得识于世道。

端详有的脸,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长时没赖床了。也有的脸,像是一辈子不曾赖过床。赖过床的脸,比较有一番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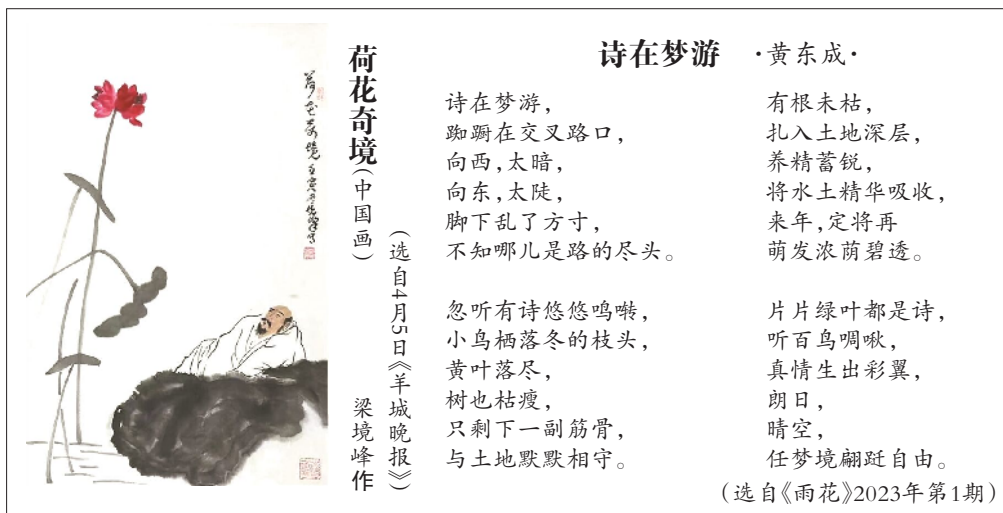
自得之态,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遥想,却又不甚费力的那种遥想。

不只赖睡在床,也可在火车上赖床,在浴缸里赖床。在浴缸里躺着,只包的不是棉花被子而是热水被子。全室弥漫的蒸汽及缸里热腾腾的水,令全身毛孔舒开,也令眼睛合起,更使脑中血液暂时放空,人在此时,一不留神就睡着了。

要赖床赖得好,常在于赖任何事赖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过日子,过一天就要像长长足足地过它一天,而不是过很多的分,过很多的秒。那种每一事只蜻蜓点水,这沾一下,那沾一下,急急顿顿,随时看表,到处赶场,每一段皆只一起便休,是最不能享受事情的。

父母在时,赖得可能更多。故为人父母者,应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赖床。

有时在昏昧中自己隐隐哼在腔内的曲调,既成旋律,却又不像生活中听过的别人歌曲,令自己好生诧异;自己并非作音乐的,倘非已存在的、甚而曾是流行的名曲,岂会在这悠悠忽忽的当儿哼出?这答案不知要怎么找。事后几天没有因哪一首曲子之入耳而想起赖床时之所哼,致再怎么也想不起。这便像世上一切最奇妙的事物,如云如烟,过去后再也不留痕迹。(摘自《理想的下午: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荷花奇境 (中国画)

(选自4月5日《羊城晚报》)

梁城峰作

诗在梦游 ·黄东成·

诗在梦游,
踟蹰在交叉路口,
向西,太暗,
向东,太陡,
脚下乱了方寸,
不知哪儿是路的尽头。

忽听有诗悠悠鸣啭,
小鸟栖落冬的枝头,
黄叶落尽,
树也枯瘦,
只剩下一副筋骨,
与土地默默相守。

有根未枯,
扎入土地深层,
养精蓄锐,
将水土精华吸收,
来年,定将再
萌发浓碧碧透。

片片绿叶都是诗,
听百鸟啾啾,
真情生出彩翼,
朗日,
晴空,
任梦境翩跹自由。

(选自《雨花》2023年第1期)

木棉花开

·郝俊·

在广州,木棉花开在哪里,春天就在哪里。当全城的木棉花一起开放的时候,春天就一下子欢腾起来了。江南大道、东山湖公园、陵园西路、越秀公园都是赏花的好去处,成片的木棉花竞相盛开,近看如红灯满树,远望似云霞映天。木棉花的集体表白,让春天的脸颊阵阵泛红。

喜欢一种花,就会心生牵挂。今年立春的前几天,天气开始转暖。无论是在街头,还是我所工作的校园,每次看到木棉树,我总会抬头张望,看高高的枝条上是否开花了。那些舒展的枝条,好似伸开的手臂,为了迎接明媚的春天,一直保持着拥抱的姿势。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从办公楼出来,一眼便看到不远处的一株木棉树下多了两个红点,宛如火花,在树根周围的杂草间闪烁。我马上意识到木棉花的始花期到了。走近

了抬头往上看,果然已有花朵俏立枝头,虽然谈不上繁盛,但分外抢眼。最可爱的是那些小花苞,好像揣着春天的秘密,把自己憋得一脸通红。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咧开嘴笑出声来。

三月上旬,花事渐浓,到了中旬,迎来盛花期,红彤彤的木棉花缀满枝头,硕大的花瓣火焰似的往上蹿,整株树看上去犹如烈焰升腾。

谈到花卉,人们会自然地想到娇俏、柔美。许多花姿容虽好,却过于孱弱,一阵风吹过,薄如蝉翼的花瓣便纷纷飘零,剩下细若游丝的花蕊在风中颤动,让人心生怜悯。木棉花则不同,其色泽红艳,花形开阔,盛开时足有碗口那么大,花瓣中间的一束花蕊从底部喷薄而出,热情四溢。它有一种亲和力,简单而美丽,朴实而热烈,盯着一朵木棉花看,心里也有了温暖的火光。

木棉花一边开一边落,花开的时候,热火朝天,落下来时也干脆利落,整朵花触到地面会发出“啪”的一声,动静不小。在校园里,我常常看到大人、小孩儿在木棉树下拾花,如果听到花落之声,人们就会闻声而动,都想捡到刚刚落下的那一朵。

一天,我骑着自行车从办公楼附近的那一株木棉树下经过。突然,一个火球模样的东西砸到我的肩膀上,然后从胸前迅疾滑落。我怔了一下,急忙刹车,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朵木棉花!我把花拾起来,它就像一个自知冒失的小孩儿,满脸通红,稚朴可爱。我把这朵花放进了车筐,觉得一朵花显得有些孤单,于是又捡了二三十朵,算是给它找来了伙伴。这些花挨挨挤挤,足有大半筐。随着车筐的轻微晃动,它们像欢欣的火焰,像炽热的灯盏。恍惚间,仿佛不是我载着它们,而是它们为我引路。(摘自4月7日《光明日报》)